

大胆 梦想

梦想三部曲之一

[美] 诺拉·罗伯茨 / 著
李元 仲廉碧 / 译

好小说
译丛

*Daring to
Dream*

Roberts

荣获1997年度全美终身成就奖的浪漫小说家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诺拉·罗伯茨激动人心的新作

春风文艺出版社

“梦想三部曲”之一

[美] 诺拉·罗伯茨◎著

大胆梦想

李元 仲廉碧◎译 蓝天◎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胆梦想/[美]罗伯茨著;李元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9

(梦想三部曲)

ISBN 7-5313-2152-1

I.大… II.①罗… 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027 号

Daring to Dream

Copyright © 1996 by Nora Robert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3 千字 印张:11 $\frac{3}{4}$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52-1/I·1871 定价:19.80 元

“梦想三部曲”人物表

托马斯·坦普尔顿（汤米）	坦普尔顿府宅主人，坦普尔顿酒店业的老板
苏珊·坦普尔顿（苏西）	托马斯的妻子
乔舒亚·康韦·坦普尔顿（乔希）	坦普尔顿夫妻的长子
劳拉·坦普尔顿	坦普尔顿夫妻的女儿，跟彼得离婚后，终与迈克尔相爱
安·沙利文（安妮）	坦普尔顿府宅的女管家
玛戈·沙利文	安妮的女儿，在坦普尔顿府宅长大，后嫁给乔希
凯特·鲍威尔	坦普尔顿夫妻的远亲，父母早亡，在坦普尔顿府宅长大，后嫁给拜伦
彼得·里奇韦	劳拉的前夫
阿里·里奇韦	劳拉与彼得的长女
凯拉·里奇韦	劳拉与彼得的小女
拜伦·德·威特	坦普尔顿酒店的经理，后与凯特结婚
迈克尔·弗雷	乔希幼时的朋友，后与劳拉相爱
坎迪·利奇菲尔德	三姐妹幼时的同学，后嫁给彼得
威廉森太太	坦普尔顿府宅的厨娘
塞拉菲娜	传说中的西班牙姑娘，为爱殉情而死
费利佩	塞拉菲娜的爱

亲爱的读者：

我经常写些关于家族与兄弟姐妹之情的书。家庭不仅仅意味着成员之间流着相同的血液和拥有共同的祖先，它还意味着回忆、温情、忠诚和苦恼，最主要的是意味着亲情。

在《大胆梦想》中，我要把三个不同背景的女人介绍给你们。出于种种机缘，她们同在坦普尔顿府宅长大，她们一起度过了童年，彼此亲如姐妹，结下了姐妹情谊。她们共同拥抱着一个梦想，一个悲情传说激发的梦想。此外，她们每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

对于玛戈来说，这个坦普尔顿府宅管家的女儿，她的梦想是远走高飞、飞黄腾达、功成名就。然而，当她的世界崩塌、穷途末路之时，她只有归家。一个女人失去了自以为重要的一切，她该当何如？她该如何面对公众的嘲笑和经济破产带来的双重压力？

玛戈从一个新生的、大胆的梦想中看见了希望，她在两个姐妹的帮助下，努力把这个梦想——她们共同拥有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玛戈的故事是一个不断求索奋斗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故事，是一个皇天不负有心人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乔希·坦普尔顿和玛戈自小便柔情深种，彼此相吸。尽管两人成年后都顽固倔强，一意孤行，但终逃不掉彼此相吸的宿命，逐渐学会了接纳对方，无论优点还是缺点。这算得上经历了一次冒险，实现了一个梦想。我希望你们能喜欢这个故事。

诺拉·罗伯茨

献给老朋友

序 幕

加利福尼亚，1846年。

他一去不返。战争从她身边夺走了他。他的死令她心间一片空白，她感到茫然。费利佩去了，是美国人杀害了他——也许是他为了证实自己英勇所致。但此刻塞拉菲娜站在悬崖峭壁之上，面对太平洋汹涌澎湃的波涛，她明白她已经永远失去了他。

浓雾在她四周翻滚，但她并不拉紧外套。她感到体内的寒冷更加钻心透骨，不能克制。

她心爱的人去了，可从他开赴前线去迎战执意强夺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之日起，她一直在祈祷，无数次地跪拜过圣母玛利亚，请求护佑她的费利佩。

他战死在圣菲，她的父亲接到了噩耗，年轻的卫士为了不让该城落入美国人之手而战死沙场。尸体就地掩埋，远在异乡。她再也不能见到他的面孔，听到他的声音，听他述说梦想。

她还不曾按费利佩嘱咐的去做，没有回到西班牙去等

候，等到加利福尼亚恢复平静安全的一天；相反，她掩藏起自己的嫁妆——用来建立他们共同生活的金银珠宝，她留下来了。

多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俩曾在这一带山岩边，一起编织未来的美梦。等费利佩成为英雄凯旋归来，她的父亲就会把她交给他。费利佩在亲吻她满是泪痕的面颊时说过，他俩将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生育许多子女，种植一片园地。他答应过她，一定要回到她的身边，然后一同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现在，他一去不复返了。

也许这样做是因为她自私，只想留在蒙特雷附近，不愿让海洋隔开他俩。而当美国人来到，她把嫁妆掩藏起来，害怕美国人会把它们夺去，因为他们掠夺成性。

现在，他们把有价值的一切都夺走了。她悲痛欲绝，害怕是她自己的罪过夺走了费利佩。她对父亲撒过谎，为偷偷去和情人幽会，未经上帝和教会的正式认可，她已献出了身体。更加罪过的是，她想，自己心里没有任何悔恨。她迎着狂风怒吼，垂着头，根本不愿反悔。

再没有任何梦想，任何希望，任何爱留下给她。上帝从她身边召去了费利佩，于是她不顾十六载的宗教熏陶，一生的执着信仰，仰面朝天，诅咒起上帝来。

然后，纵身跳进大海。

一个世纪又三十年之后，这一带的悬崖峭壁沐浴在金色的夏日阳光里。成群的海鸥在海面翻飞，冲着深蓝的海水嬉戏，发出悠长回荡的鸣叫。四处的野花，倔强地生长在岩石细狭的缝隙间，枝叶不茂却朝向太阳，傲然兀立；险恶的崖壁变得奇特，令人着迷。清风吹拂，像情人的手在抚摩。头上的蓝天，像一片深沉的梦海。

三个妙龄女郎坐在岩边，面对大海，遐想着那个故事。她们知道那只是个传说，但在她们心里，塞拉菲娜绝望地站在岩边的那最后一瞬，却幻出不同的形象。

在劳拉·坦普尔顿心里，塞拉菲娜是个悲剧人物，她泪流满面，形单影只地站立在岩边，手里握着一朵野花，迎风跳下。

劳拉在为她哭泣，一双忧郁的灰色眼睛直愣愣地眺望着大海，想着换了自己该会怎么做。在劳拉看来，这是一个悲哀与浪漫交织的故事。

在凯特·鲍威尔看来，这一切简直是暴殄天命。她眉头紧皱，望着阳光，一只纤细的手抓住矮小的野草。不错，故事令她感动，但那冲动，错误的冲动，令她不安。那么年纪轻轻干吗要结束一切？

而每当玛戈·沙利文讲起这个故事，她总是突然射出深情的目光。同往常一样，她幻想那是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狂风暴雨，电掣雷鸣。塞拉菲娜大无畏的形象令她激动不已。她眼前老是浮现出塞拉菲娜的身影，昂首朝天，纵身下跳时仍在高声诅咒。

“为一个男人那样去做，真有些犯傻。”凯特评论道。她琥珀色的头发整齐地掀向后脑，扎成一个马尾发式，尖脸上更加突现出那一双大大的棕黄色的杏仁眼。

“她爱他。”劳拉简短地说。她的声音低沉，充满思绪。“他是她惟一的真爱。”

“我不明白干吗只爱一个。”玛戈伸直长腿。她和劳拉十二岁，凯特比她俩小一岁。可是，玛戈体内的成年女人特征早已开始显露。她的乳房发育了，并为之感到高兴。“我不会只爱一个人，”她的话音里充满自信，“我会爱上一大群。”

凯特嗤之以鼻。她个子娇小，胸部扁平，却并不介意。她心里有比男孩子更重要的事要考虑——学校、垒球、音乐。“自从你被比尔·利里亲吻过之后，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我喜欢男人。”

玛戈带着女性的沉着，狡黠地微微一笑，用手拂了一把长长的头发。长发漫过肩膀，浓密而又鬈曲，呈麦黄颜色。她的妈妈安·沙利文总喜欢用夹子把它束在背后，可她一离开母亲鹰一般的目光，便会把金发散开。同她发育的身体和粗放的声音一样，她的头发使她更像个成熟的女人而不是个年轻的女孩。

“而且男孩子们喜欢我，”玛戈觉得这是最得意的，“我要是只为一个男人去死，那才叫倒霉呢。”

劳拉情不自禁环视一周，确信没人偷听到这句发誓的话。当然，这儿只有她们三人，而且是在一个暖融融的夏日。这是她一年之中最喜爱的日子。她的目光掠过背后高耸在山峦的大宅，那是她的家，她的安乐窝。设计奇特的塔楼、高大拱形的窗户、色调柔和的红瓦，全都沐浴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里，令人赏心悦目。

有时候，她把这座府宅想象成一座城堡，自己就是一个公主。近来她已开始想象，某天有位白马王子从天而降，突

然来到门前，把她引入爱情和婚姻，从此幸福美满。

“我只想拥有一个男人，”她喃喃地说，“要是他有三长两短，那会永远伤透我的心。”

“你可别跳崖。”这令一向讲求实际的凯特难以想象，有人兴许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严厉自责，或者为一次失败的尝试而大发雷霆，可是谁会为一个男人而毁了自己？哼，那太可笑了。“得等着瞧瞧，往后会发生什么。”

她也在仔细端详这座府宅，坦普尔顿府邸如今也是她的家了。她想，三人之中惟有她懂得面对险恶处境时仍然等待机遇的含义。父母双亡时她刚刚八岁，眼见过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濒临绝境。但是坦普尔顿家收养了她，一直关爱她，使她成了家庭的一员，尽管她只是这个大家族中不稳定的鲍威尔家的堂姐妹。等待总是明智的举动。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会大声叫喊，诅咒上帝。”玛戈认定地说。这时她正在这样做，漫不经心地把一条蜥蜴戳得死去活来，“然后，我会带上嫁妆周游世界，饱尽眼福，为所欲为，潇洒一生。”她舒展双臂，享受着阳光照在皮肤上的快感。

她热爱坦普尔顿府宅，那是她记得惟一有过的家。她四岁时母亲带着她离开爱尔兰来这儿打工。虽然她一直被当作家庭的一员对待，却从未忘记自己是佣人的女儿。她雄心勃勃，怀着更大的心愿。

她知道母亲对她的期望：良好的教育、称心的工作、如意的郎君。玛戈却想，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烦人？她不愿重蹈母亲的覆辙：历尽艰辛，不满三十岁便守寡。

玛戈暗暗在想，母亲仍然年轻而又漂亮。即使她贬低自己，这仍然是事实。然而，她从不社交或与人约会。相反，

她太古板，一本正经。她噘着嘴想起母亲老是说她别做这、别做那；她太年轻，别抹口红；老是忧心忡忡，担心女儿变得太野性，太好强，太急于超越自己的身份。玛戈心想，自己究竟有什么身份？

她经常揣摩自己的父亲，会不会是一副野性？英俊不英俊？她开始怀疑母亲是不是迫不得已才结的婚——像不少年轻姑娘那样。她不可能出于爱情而结合，因为她要是爱过他，干吗对他只字不提？她嫁的男人出海遇上风暴而丧命，她为什么没留下他的任何照片、纪念品和故事？

因此，玛戈凝望着大海，心里想着母亲安·沙利文与塞拉菲娜截然两样：她既没有悲哀，也不感到绝望，只是翻过生命的一页，然后将往事忘掉。

也许，那毕竟不是什么大错。如果一个你无所谓的人去了，你自然不会感伤，不必非得终止生活不可。除了跳崖自尽，还有其他途径告别往昔，她想，妈妈要能明白这些就好了。然后她猛地摇摇头，重又凝望大海。她不必去费心思猜测妈妈的心意。想着这些往事，她感到心里疙疙瘩瘩的。于是她干脆不想。

她宁愿想象将来有一天会去旅行的地方，会遇见的人。她已经领略了住在坦普尔顿府邸的舒适，第一流的坦普尔顿大酒店遍及世界各大繁华城市，坦普尔顿家的人自然会住进自己拥有的酒店。有一天，她会是那些大酒店的贵客，闲适地往来于自己的套间。像在蒙特雷的大酒店一样，宽敞的两层结构，豪华的设备，到处是鲜花。还有一张适合皇后睡的床，华丽的篷罗帐，厚实的绸面枕头。

她曾把这些想象告诉过坦普尔顿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拥抱她，让她在那样一张床上蹦跳。她永远忘不了

那些柔软馨香的枕头留下的感觉。坦普尔顿夫人对她说，那张床来自西班牙，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将来，她会拥有同那张床一样富丽名贵的东西。不是去照料它们，像她母亲所做的那样，而是拥有它们。一旦你拥有了那些东西，你自己也会变得富有而高贵。

“我们要是找到了塞拉菲娜的嫁妆，准会富起来的。”玛戈声称，可凯特又一次嗤之以鼻。

“劳拉已经很富，”她很在理地指出，“假若找着了，我们得存进银行，存到长大成人的时候。”

“我可要用来买东西，想要啥就买啥，”玛戈坐直了腰，双手抱住膝头，“买衣服，珠宝饰品，一切漂亮的东西。还要买一辆车。”

“你还没到开车的年龄。”凯特指出，“我要拿自己的一份去投资，因为汤米伯伯说，应该以钱赚钱。”

“那太没趣儿，凯特。”玛戈深情地朝凯特肩上一拍，“你真扫兴。告诉你，我们要用来周游世界，三人一道。要去伦敦、巴黎和罗马。我们只住坦普尔顿大酒店，因为它们无与伦比。”

“开个没完没了的穿睡衣聚会。”劳拉说着，不禁陷入了奇思怪想。她固然会去伦敦、巴黎和罗马，因为它们美丽，但在她眼里，再没有比坦普尔顿府宅更美的地方了，“玩个通宵，只和最英俊的男人跳舞。然后，我们又回到坦普尔顿府宅，永远在一起。”

“当然是永远在一起。”玛戈伸出双臂拥抱劳拉，之后又拥抱凯特。她俩的友谊属于她，毫无问题，“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我们要永远亲密无间。”

玛戈一听见马达的声响便跳起身来，立即又佯装蔑视。

“那是乔希和他那帮讨厌的朋友中的某个人。”

“别让他瞧见你，”凯特紧紧扣住玛戈的手。乔希是劳拉的亲哥哥，但在感情上也同凯特亲如兄妹，这使玛戈的蔑视格外真切。“他是来与我们捣乱的。他现在有资格开车了，神气十足。”

“他不会干扰我们。”劳拉也撑起身，好奇地观看搭乘这辆小篷车来的是谁。一见那头飞扬的黑发，她做了个鬼脸。“原来是那无赖小子迈克尔·弗雷。我真不明白乔希干吗老跟他在一起。”

“就因为他是个无赖。”玛戈只有十二岁，但像有的女孩那样天生敏悟，能识别好人坏人。她的眼睛落在乔希身上。她明白这样做是因为他惹恼了自己——这位当然的继承人，英俊的白马王子，一直拿她当不懂事的小女孩，而谁都看得出来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嘿，小姑娘们，”他故意摆出一副年已十六之人的冷静神气，身靠驾驶椅背，车内收音机播放的《加州饭店》乐曲躁动了夏日和缓的空气，“又在寻找塞拉菲娜的金银财宝吗？”

“我们只是在享受阳光和幽静。”玛戈答道，可是朝车走近的却是她。她挺起胸部，缓步走去。乔希含笑看着她，她那一头飘然吹拂的金黄秀发扰动了他的心。迈克尔·弗雷的双眼掩藏在遮光的太阳镜背后，可她能判定他在看什么。她并不表露出兴趣，只靠在车上朝他展示出最迷人的微笑。“哈罗，迈克尔。”

“哈罗。”他应了一声。

“她们总爱呆在这些岩边，”乔希告诉他的朋友，“像是要找出一堆旧金币去旅行似的。”他以嘲笑的口吻谈论玛戈。

玛戈身着十来岁女孩穿的紧小短裤，嘲笑她比面对她更容易些，哪怕只那么一瞬。要是他总对她产生怪念头，真够他受的。简直是胡思乱想，她还只是个孩子，而且是他妹妹。

“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的。”

她更加朝前靠近，他能闻到她的气味。她扬起一道眉毛引人注意她眉端的一粒小痣，眉毛的色泽比起那头淡黄的秀发来显得深黑些。而她那双乳房像是被人瞧一眼便会更丰满一些似的，已经轮廓鲜明地突显在紧身的T恤衫下。他难受得口干舌燥，说话的声音显得尖厉刺人。

“继续做梦吧，小公主。你们几个姑娘仍旧玩去，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他大声说着走了，一只眼却盯着车后视镜。

玛戈一颗女人的心怦怦直跳，夹杂着渴望。她把头发往后一掀，眼睁睁地看着小车飞快地开远了。她愤愤不平地想：嘲笑女管家的女儿容易，可是等着吧，等她有了钱，出了名的时候……

“总有一天，他会为笑过我而后悔的。”

“你知道他不是有意的，玛戈。”劳拉安慰地说。

“不，他只是个男人，”凯特耸耸肩说，“一个傻瓜罢了。”

这话引得玛戈纵声大笑，然后她们一齐跨过大路，开始朝坦普尔顿府宅的山边走去。总有一天，她还在想，总有一天。

第一章

玛戈现在到了十八岁，完全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她的想法却与十二岁时毫无二致，不同的是，现在她已下定决心，明白该如何去实现它。她要利用自己的姿色容颜。在她看来，这是她的优势，也许是她惟一的本钱。她认为自己擅长演戏，至少可以学会；比起在学校要学的几何、英语或任何别的乏味课程，这容易多了。最终她要成为明星，而且要靠自己去实现。

她在劳拉举行婚礼的前夜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出于劳拉成婚使她悲伤的自私举动吗？她有过类似的悲伤经历。前年夏天，坦普尔顿夫妇带着劳拉、乔希和凯特去欧洲游玩了整整一个月，而她却留在家，因为她母亲谢绝了坦普尔顿夫妇带她一道去的美意。她记得自己拼命要去，但无论她自己怎样苦苦哀求，劳拉和凯特如何替她求情，安·沙利文就是寸步不让。

“欧洲和那些豪华酒店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她的母亲说，“坦普尔顿一家人待你够好了，不要不知足。”

于是，她待在家里，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学习操持家

务，擦擦洗洗，学会如何把家收拾整齐。她感到伤心，但她明白，那并没有使她产生自私的想法。不是嫉妒凯特和劳拉去度过一段美妙时光，而只是渴望同她们一道。

而现在，她并不是不希望劳拉的婚姻幸福美满，只是不能忍受失去劳拉。这种心理使她产生了自私的想法吗？但愿不是，因为她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劳拉而感到烦恼；想到劳拉还不曾有过领略生活的机会，就把自己套上了与一个男子的婚姻。

啊，上帝，玛戈可是想要领略生活的。

于是，她收拾好行李。一旦劳拉去度蜜月，玛戈就要上路去好莱坞。

她会想念坦普尔顿府邸和坦普尔顿夫妇，啊，还会思念凯特和劳拉，甚至乔希。她会想念自己的母亲，但她明白出走之前，母女之间少不了一场难堪，平时早就吵吵闹闹的了。

她俩之间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上大学。玛戈顽固拒绝继续受教育。她知道，要是必须再同书本和教室打上四年交道，她简直活不下去了。而且，上大学对她又有什么用呢？她已经决定走自己的路，出人头地。

现在，她母亲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和她争论。作为女管家，安·沙利文一心想着这次结婚盛会。结婚仪式将在教堂举行，之后，所有豪华大轿车将涌上第一号公路，像一艘艘光艳眩目的船队，一齐驶向山边的坦普尔顿府邸。

府宅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猜想，母亲这会儿准是在什么地方同花工讨论花卉的摆设。劳拉的结婚盛会必须锦上添花，她知道母亲多么爱劳拉。对此，她并不反感。她反感的是，母亲希望自己也像劳拉那样。她永远办不到，也决不